

巴中通江方言“X老子”称谓研究

何 玲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 本文主要通过采访法、观察法和自我内省法对四川巴中通江地区亲属称谓“X老子”进行研究,探讨了“X老子”这一称谓的类型、特点、语义机制和功能。研究发现,“X老子”的语义泛化呈现“从专指到泛称”和“性别中性化”两大路径。并总结出该称谓的五大特点,即具有对称性、排行依赖性、一个称谓多个含义且无性别差异、发生性别转换、个别称谓正在消失。

关键词: 方言;“X老子”;亲属称谓

引言

根据巴中市人民政府载,巴中市是四川省下辖地级市,秦巴山片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中国秦岭—淮南北分界线南,东邻达州,南接南充,西抵广元,北接陕西汉中。巴中市辖2个市辖区(巴州区、恩阳区)、3个县(通江县、南江县、平昌县)。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2012),巴中方言属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1]。巴中方言作为四川方言代表之一,虽然属于西南官话,但由于历史上曾发生多次移民,因此受外来方言影响较大。通江经数次战乱及移民迁徙,人口流动大,语音面貌复杂,并且独特地貌使得交通闭塞,以至于和巴中其他地区方言存在些许差异,甚至相邻村镇的方言也有所不同。

人际称谓系统是人类社会经年累月形成的规则和长期约定俗成的习惯相辅相成的产物,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稳定性^[2]。汉语称谓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是由于家庭结构引起的,因此从家庭结构着手研究称谓系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3]。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各个民族语言都相应具有表示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属称谓系统,因而亲属称谓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4]。但即使同一民族的语言,称谓系统也存在差异。比如现代汉语方言从大的特征上可以分成七大方言区或八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和粤方言(如果把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次方言单列出来称作秦晋方言的话就是八大方言区),这些方言的称谓系统由于地域、社会以及年代的差异从而也会发生变化^{[5][6]}。方言是文化的载体。四川方言在现代语言区划中属于北

方方言区,这是由四川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因此四川方言各语言要素与普通话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如语音相近,语法结构相似,大部分词语都能相通^[7]。

在巴中通江地区,人们经常使用“X老子”这一亲属称谓来称呼父母辈亲戚。例:

(1) 干老子,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岳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二天我们去大老子那耍几天。(以后我们去大姨妈/大姨父/大姑妈/大姑父家玩几天。)

可见,在诸如“岳父”被称为“干老子”、“大姨妈/大姨父/大姑妈/大姑父”统称为“大老子”等实际用例中,“X老子”结构中的“X”可为凝固化前缀“干”、亲属家族排行。“老子”一词由“老”与“子”两个语素复合而成。据《说文·老部》载:“老,考也。七十曰老”,可见“老”本指年高德劭;“子”为象形字,本义“婴儿”,后在历时演变中逐渐语法化为词缀。“老子”原为年长者自称,义近“老夫”,例如《后汉书·逸民传·韩康》中即有“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之用法,其后引申为倨傲自称,常带不敬或戏谑语气。

“X老子”这一称谓结构的发生,可视为“老子”语义发生“中性化”与“专指化”演变的结果。该类结构打破了传统汉语亲属称谓系统对“系属”(父系/母系)、“亲疏”(血亲/姻亲)严格区分的规约,呈现出无系属偏好、无视血姻亲界限的泛化特征。如上述例(2),“大老子”可同时指称大姨父与大姨妈、大姑父与大姑妈,不再受生物学性别与社会亲属身份的传统约束。换言之,“老子”这一原本专用于男性的称谓形式,扩展至女性

指称,跨越了父系/母系、血亲/姻亲的范畴限制。

有关巴中方言的研究较多,谭伦华(2001)从语源和地域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平昌方言的亲属称谓。郭曦(2013)研究了通江方言语音特征。苗春华(2011)从儿化和儿尾的构成、作用和音值等方面研究了南江方言的词缀“儿”的特点。彭敏(2014)研究了巴中方言“哒”的用法及功能。吴玲竹、何亮(2022)从音韵演变和文献考证等方面研究了南江方言的程度副词“[kua45]”。谢晓薇(2014)从构词方式入手,深入研究了平昌方言的“ABB”式叠词。杨会林(2017)对巴中方言的弱化与消失过程进行了分析,并补充巴中方言中未被记录的语音、词汇。关于“X老子”,迄今未见到有关的专门研究,并且没有方言词典将其收录。因此,本研究采用采访法、观察法和自我内省法(调查者曾在当地生活,至今也会定期返回此地),拟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介绍“X老子”的类型及特点,然后探究“X老子”背后的语义机制及其功能。本研究采访对象包括长期居住同一地区及由于工作原因居住城市但会定期返回该地的不同姓氏141人。本文语料大多是内省+田野调查,小部分源自CCL。为节省篇幅和行文方便,本文一律不标出处。

一、“X老子”的共时类型及特点

“X老子”在巴中通江地区高频使用,湖北有些地区(如天门、仙桃等)也有称姨妈或姑妈为“X老子”的情况,故而猜测这可能是受“湖广填四川”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通江地区“X老子”仅用于日常口语场景,如家庭对话、走亲访友、邻里闲聊等,面称或非面称均可使用。而正式场合,如书面通知、婚礼致辞等需要转化为“姑妈/姨妈/姑父/姨父”等。并且只用于指代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父母辈亲属,不对非亲属长辈使用。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 X代表凝固化前缀“干”

“干老子”主要用于女婿对岳父的称谓。老一辈使用频率较高,目前年轻一代几乎未见使用。“老子”保留的现代汉语亲属称谓之意为“父亲”。此处“干”并不表示“认干亲”,即“干老子”不表示“义父”或“干爸”之意。而是取其引申义,表示“名义上”“形式上”或带有亲近意味的修饰。这表明在女婿心中,岳父这个“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和自己真正的父亲是同等重要的,带有尊敬和亲昵的双重色彩。也折射出方言文化中巧妙处理亲属关系的智慧。翁婿关系往往比较微妙,俗话说女婿

即“半子”,“干老子”这一叫法既保留了“老子”所代表的父辈尊严,尊重了岳父的权威,又以“干”字冲淡了血缘的严肃性,拉近翁婿间的距离。

这类称谓反映了汉语方言在亲属称谓上的灵活性。类似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存在,如北方部分地区称岳父为“老丈人”,既有敬意又不失亲切。而“干老子”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构了家庭角色的边界,在维持礼数的同时,注入了川人特有的豁达与幽默。

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干老子”这类称呼在年轻一代中渐少使用,但它所蕴含的智慧依然值得品味。语言最动人的力量,常常就藏在这些接地气的称呼中。

(二) X代表亲属的家中排行

此种类型的“X老子”是核心家庭亲属称谓语,主要用于指代父母辈亲属,包括姑妈、姑父、姨妈和姨父。“X”代表该亲属在家中的排行,父系排行与母系排行分开计算。在具体使用中,“X老子”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 “排行依赖性”

需要明确该亲属在家族同辈亲属中的排行来确定“X”及具体称谓,最小的称为“幺”,主要用以区分身份,避免混淆。这正是通江人民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之“长幼有序”的体现。排行依赖性伦理的语言载体,也暗含了对长辈长幼顺序的尊重,强化了家族内部秩序感。比如,调查者母亲在家排行第四,那么母亲的二姐被他称作为“二老子”,母亲的三姐被称为“三老子”,母亲的小妹被称为“幺老子/五老子”而不是“四老子”,这点不同于某些其他省市的相关亲属称谓。例:

(3) 你二老子屋头添了个小孙女,晓不得办不办满月酒。(你二姨家添了小孙女,不知道办不办满月酒。)

(4) 估计你三老子今年要打发女了。(你三姨的女儿今年可能要结婚了。)

调查者只有一个大姑妈,因此,听到上述前两句话的“二老子”和“三老子”,便知道是说的二姨和三姨。

2. 模糊“父系/母系”边界

在进行会话交际时,“X老子”无父系母系之分。比如“大老子”,既可以指父亲的大姐(大姑妈),也可以指母亲的大姐(大姨妈)。例:

(5) 大老子喊我们去吃夜饭。(大姑让我们去她家吃晚饭。)

(6) 大老子说她今天去接娃儿下学。(大姨说她今天去接孩子放学。)

3. 模糊“男性/女性”边界

“X老子”在实际使用时可以无性别差异。比如“二老子”，既可以指二姑妈及其配偶，也能指二姨妈及其配偶。也就是说，“X老子”既能指女性亲属，又能指男性亲属。例：

(7) 年后去你么么那走人户。(年后去拜访你小姨/小姑。)

(8) A: 好像说你三老子要从上海回来了。(听说你三姨父将从上海回来。)

B: 哪个三老子?(三姨还是三姨父?)

A: 你男三老子喃。(你三姨父。)

(9) A: 二老子说回成都来哒。(二姨回成都了。)

B: 两个二老子都回来的蛮?(二姑和二姑父都回来了吗?)

A: 不是,只是小二老子回来的。(不是,只有二姨回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排行第一的女性亲属除了被称作“大老子”,也被称作“大大”,其配偶亦然;排行最末的女性亲属除了被称作“么老子”,也会被称作“么么”,而他们的配偶都只被称作“么老子”。如例(7),小姨、小姑在家中排行最末,所以都可被称作“么么”。“三老子”既能指代三姨,又能指代三姨父,所以例(8)中B会问回来的是三姨还是三姨父。例(9)的“二老子”是A的“二姨妈/二姨父”,同时是B的“二姑妈/二姑父”。由此可见,“X老子”既能指姑妈、姨妈等女性亲属,又能指姑父、姨父等男性亲属。

从例(8)和例(9)中,也可看出由于“X老子”具有系属、性别的模糊性,所以在实际应用时偶尔会产生歧义。此时加以区分的方式是在“X老子”前加前缀“男/女/大/小”。“男/大X老子”指的是该称谓代表的男性亲属,而“女/小X老子”指的是该称谓代表的女性亲属。故例(8)中“三姨父”用“男三老子”表示,例(9)中用“小二老子”代表“二姨妈”。这种情况较少出现,主要用以明确对象,防止歧义,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性别差异之分的。

二、“X老子”的语义机制及功能

“老子”是父亲的俗称,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使用。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一中就曾写到:“予在南郑,见西邮俗谓父曰老子,虽年七八,有子亦称老子。”“老子”也是四川地区父亲的自称或背称。此处“老子”语义泛化为“X老子”,从“父亲”泛化为“父母辈长辈”,

情感色彩由“权威”转向“亲昵”,缩短了尊卑距离感。在田野调查中,90%受访者表示“X老子”比姑妈、姨妈更亲切。

(一)“X老子”的语义机制

“X老子”这一称谓是社会文化规约和认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语义泛化主要有两大路径,一是从专指到泛称,二是性别中性化。前者前文已有所提及,“老子”最初是对父亲的特指称谓,后延伸为指代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父母辈亲属,不论系属与性别。这种语义扩展,本质上是认知隐喻思维的具象体现。通过把父亲这一核心亲属原型的“长辈”“亲缘”属性,投射到其他同辈核心亲属身上,将这些亲属类比为“父亲”,强调其辈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辈分和家族结构是很重要的。使用包含排行的称谓,可以强化辈分意识,使家中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更加清晰。且这个称谓只用于核心家庭,不同于其他亲属称谓,故而在诸如宴席等场合,也能用于区分众多亲戚间的亲疏关系。在这种语境下,“X老子”带有一种亲昵的色彩,既有对亲属的尊重,又不失亲密感。后者主要是指“男称女化”现象。“老子”原语义内核与男性长辈身份绑定。然而,将其用于指代姑妈、姨妈等女性亲属,性别特征被削弱,可视为仅保留“长辈”义或表示与父亲同等重要之人。这种称谓的平等化处理,削弱了传统父系称谓的排他性。而该称谓还用于指代这些女性亲属的配偶,不仅重构了亲属关系的表达逻辑,更在潜移默化中让姻亲关系获得了与血亲同等的重视,促进家庭融合。

“X老子”的形成深刻体现了认知上的范畴化机制。范畴化是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进行分类与认知的基本方式,而“X老子”正是将不同类型亲属(姑妈、姨妈、姑父、姨父)划入同一范畴。在这一过程中,有意忽略系属、血亲/姻亲的区别,聚焦“核心家庭父辈同辈长辈”这一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一个边界清晰、内部成员地位平等的亲属范畴。反映了当地对父母辈亲属及血姻亲的平等看待态度,无形中也增添了成员间的亲密感。与此同时,用“老子”代表整个父母辈类别,还依托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认知机制。父亲作为核心家庭成员,其称谓被用来指代同辈其他成员,凸显了父亲在亲属网络中的原型地位。

综上所述,“X老子”绝非一种简单的称谓符号,而是承载着深厚情感和文化意涵的语言载体,还映射出特定语境下家庭伦理观念的变迁。这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的具象化表达,更是情感认同的表现。在这种

独特称呼下,家庭成员能够感受到相互间的联系,从而强化家庭内部的凝聚力。

(二)“X老子”的语用功能

数字排行具有区分功能。从前多子女家庭十分常见,数字排行成为了必要区分手段。这种手段也符合汉语亲属称谓的普遍模式,即用排行区分同类亲属,如“二叔”“三姐”等。“X老子”提供了具体排行和指称信息,避免歧义。也符合语言经济原则,通过一个词汇就能提供多重信息,能够提高沟通效率。尤其对于牙牙学语的孩子来说,他们会直接用“二”“三”代替“二老子”“三老子”来称呼二姨/二姑或者三姨/三姑。

总之,“X老子”称谓语的语义机制核心是语义泛化与范畴化。“老子”从父亲义泛化为父母辈统称,数字排行实行个体区分、这一模式简化了称谓系统,强化了亲属间的亲密感,同时折射出当地对亲属关系的平等化认知。这种语言现象是语言适应社会文化需求的生动例证。

结语

经过上述讨论,可以概括出巴中通江方言亲属称谓“X老子”的以下特点:

第一,称谓具有对称性。比如父亲排第三,则子女称父亲的二姐为“二老子”,相应地将其配偶也同样称为“二老子”。

第二,称呼发生性别转换。“老子”一开始是男性的称呼,在该方言中指代女性亲属及其配偶。即将通常属于男性的称谓用于称呼女性。

第三,一个称谓语可表示多个含义且无性别差异,侧面反映出男女平等及对女性亲属的尊重。比如“大老子”,既可以指大姑或大姑父,也可以指大姨或大姨父。

第四,具有排行依赖性,凸显了长幼有别。

第五,随着社会和时代发展,巴中方言的亲属称谓越来越趋向普通话,个别称谓正在消失。比如,称岳父为“干老子”,现在只在老一辈中使用。

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M].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2]魏耀章.常用亲属称谓语演变的社会语言学研
究——以固原方言为例[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8(04):117-124.
- [3]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M].北京: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1998.
- [4]路东平.亲属称谓的翻译与语用学[J].兰州大学学
报,2002,(06):129-134.
- [5]崔希亮.汉语称谓系统的嬗变及其动因[C].世界
汉语教学学会.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
语言文化大学,1999:653-667.
- [6]姚亚平.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
[J].语言文字应用,1995,(03):94-99.
- [7]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1996:129.
- [8]郭曦.通江方言语音特征[J].语文学刊,2013,
(14):36-37.
- [9]苗春华.四川南江方言的词缀“儿”[J].和田师范
专科学校学报,2011,30(02):103-104.
- [10]彭敏.巴中方言的“哒”[J].语文学刊,2014,
(03):23-24+50.
- [11]谭伦华.四川平昌方言的亲属称谓[J].西南民族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S2):62-66.
- [12]吴玲竹,何亮.南江方言的程度副词
“[kua45]”[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1(03):101-107.
- [13]谢晓薇.平昌方言中的“ABB”式叠词释义[J].
语文学刊,2014,(24):32-33.
- [14]杨会林.巴中方言的弱化与消失过程浅析[J].汉
字文化,2017,(21):5-6.